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一〇五回 錦衣軍查抄寧國府 驃馬使彈劾平安州

話說賈政正在那裡設宴請酒，忽見賴大急忙走上榮禧堂來，回賈政道：「有錦衣府堂官趙老爺，帶領好幾位司官，說來拜望。奴才要取職名來回，趙老爺說：『我們至好，不用的。』一面就下了車，走進來了。請老爺同爺們快接去。」賈政聽了，心想：「和老趙並無來往，怎麼也來？現在有客，留他不便，不留又不好。」正自思想，賈璉說：「叔叔快去罷。再想一回，人都進來了。」正說著，只見二門上家人又報進來，說：「趙老爺已進二門了。」賈政等搶步接去。只見趙堂官滿臉笑容，並不說什麼，一徑走上廳來。後面跟著五六位司官，也有認得的，也有不認得的，但是總不答話。賈政等心裡不得主意，只得跟著上來讓坐。眾親友也有認得趙堂官的，見他仰著臉不大理人，只拉著賈政的手笑著說了幾句寒溫的話。眾人看見來頭不好，也有躲進裡間屋裡的，也有垂手侍立的。

賈政正要帶笑敘話，只見家人慌張報道：「西平王爺到了。」賈政慌忙去接，已見王爺進來。趙堂官搶上去請了安，便說：「王爺已到，隨來的老爺們就該帶領府役把守前後門。」眾官應了出去。

賈政等知事不好，連忙跪接。西平郡王用兩手扶起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「無事不敢輕造，有奉旨交辦事件，要赦老接旨。如今滿堂中筵席未散，想有親友在此未便，且請眾位府上親友各散，獨留本宅的人聽候。」趙堂官回說：「王爺雖是恩典，但東邊的事，這位王爺辦事認真，想是早已封門。」

眾人知是兩府干係，恨不能脫身。只見王爺笑道：「眾位只管就請。叫人來給我送出去，告訴錦衣府的官員說：這都是親友，不必盤查，快快放出。」那些親友聽見，就一溜煙如飛的出去了。獨有賈赦賈政一千人，嚇得面如土色，滿身發顫。

不多一會，只見進來無數番役，各門把守，本宅上下人等一步不能亂走。趙堂官便轉過一付臉來，回王爺道：「請爺宣旨意，就好動手。」這些番役都撩衣奮臂，專等旨意。西平王慢慢的說道：「小王奉旨，帶領錦衣府趙全來查看賈赦家產。」賈赦等聽見，俱俯伏在地。王爺便站在上頭說：「有旨意：賈赦交通外官，依勢凌弱，辜負朕恩，有忝祖德，著革去世職。欽此。」趙堂官一疊聲叫拿下賈赦，其餘皆看守。

維時，賈赦、賈政、賈璉、賈珍、賈蓉、賈蕃、賈芝、賈蘭俱在，惟寶玉假說有病，在賈母那邊打混，賈環本來不大見人的，所以就將現在幾人看住。趙堂官即叫他的家人傳齊司員，帶同番役，分頭按房，查抄登賬。這一言不打緊，唬得賈政上下人等面面相看；喜得番役家人摩拳擦掌，就要往各處動手。

西平王道：「聞得赦老與政老同房各爨的，理應遵旨查看賈赦的家資，其餘且按房封鎖，我們覆旨去，再候定奪。」趙堂官站起來說：「回王爺：賈赦、賈政並未分家。聞得他姪兒賈璉現在承總管家，不能不盡行查抄。」西平王聽了，也不言語。趙堂官便說：「賈璉賈赦兩處須得奴才帶領去查抄纔好。」西平王便說：「不必忙。先傳信後宅，且叫內眷迴避，再查不遲。」一言未了，老趙家奴番役，已經拉著本宅家人領路，分頭查抄去了。王爺喝命：「不許囉唆，待本爵自行查看！」說著，便慢慢的站起來吩咐說：「跟我的人一個不許動，都給我站在這裡候著，回來一齊瞧著登數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錦衣司官跪稟說：「在內查出御用衣裙並多少禁用之物，不敢擅動，回來請示王爺。」一會子，又有一起人來攔住西平王，回說：「東跨所抄出兩箱子房地契，又一箱借票，都是違例取利的。」老趙便說：「好個重利盤剝！很該全抄！請王爺就此坐下，奴才去全抄來，再候定奪罷。」

說著，只見王府長史來稟說：「守門軍傳進來說，『主上特派北靜王到這裡宣旨，請爺接去。』」趙堂官聽了，心想：「我好晦氣，碰著這個酸王！如今那位來了，我就好施威了！」一面想著，也迎出來。只見北靜王已到大廳，就向外站著說：「有旨意，錦衣府趙全聽宣。」說：「奉旨：著錦衣官惟提賈赦質審，餘交西平王遵旨查辦。欽此。」西平王領了旨意，甚是喜歡，便與北靜王坐下，著趙堂官提取賈赦回衙。

裡頭那些查抄的人，聽得北靜王到，俱一齊出來。及聞趙堂官走了，大家沒趣，只得侍立聽候。北靜王便揀選兩個誠實司官並一個老年番役，餘者一概逐出。西平王便說：「我正和老趙生氣，幸得王爺到來降旨；不然，這裡很吃大虧。」北靜王說：「我在朝內聽見王爺奉旨查抄賈宅，我甚放心，諒這裡不致荼毒。不料老趙這麼混賬。但不知現在政老及寶玉在那裡？裡面不知鬧到怎麼樣了？」眾人回稟：「賈政等在下房看守著，裡面已抄的亂騰騰了。」北靜王便吩咐司員：「快將賈政帶來問話。」

眾人領命帶了上來。賈政跪下，不免含淚乞恩。北靜王便起身拉著，說：「政老放心。」便將旨意說了。賈政感激涕零，望北又謝了恩，仍上來聽候。王爺道：「政老，方纔老趙在這裡的時候，番役呈稟有禁用之物並重利欠票，我們也難掩過。這禁用之物，原備辦貴妃用的，我們聲明也無礙。獨是借券，想個什麼法兒纔好？如今政老且帶司員實在將赦老家產呈出，也就完事；切不可再有隱匿，自干罪戾。」賈政答應道：「犯官再不敢。但犯官祖父遺產並未分過；惟各人所住的房屋有的東西便為己有。」兩王便說：「這也無妨，惟將赦老那邊所有的交出就是了。」又吩咐司員等依命行去，不許胡亂混動。司員領命去了。

且說賈母那邊女眷也擺家宴。王夫人正在那邊說：「寶玉不到外頭，看你老子生氣。」鳳姐帶病哼哼唧唧的說：「我看寶玉也不是怕人，他見前頭陪客的人也不少了，所以在這裡照應，也是有的。倘或老爺想起裡頭少個人在那裡照應，太太便把寶兄弟獻出去，可不是好？」賈母笑道：「鳳丫頭病到這個分兒，這張嘴還是那麼尖巧！」

正說到高興，只聽見邢夫人那邊的人一直聲的嚷進來說：「老太太，太太！不——不好了！多多少少的穿靴帶帽的強——強盜來了！翻箱倒籠的來拿東西！」賈母等聽著發駭。又見平兒披頭散髮，拉著巧姐，哭哭啼啼的來說：「不好了！我正和姐兒吃飯，只見來旺被人拴著進來說：『姑娘快快傳進去請太太們迴避，外頭王爺就進來抄家了！』我聽了幾乎嚇死！正要進房拿要緊的東西，被一夥子人渾推渾趕出來了。這裡該穿該帶的快快的收拾罷！」

邢王二夫人聽得，俱魂飛天外，不知怎樣纔好。獨見鳳姐先前圓睜兩眼聽著，後來一仰身，便栽倒地下。賈母沒有聽完，便嚇得涕淚交流，連話也說不出來。

那時一屋子人，拉這個，扯那個，鬧得翻天覆地。又聽見一疊聲嚷說：「叫裡頭女眷們迴避，王爺進來了！」寶釵寶玉等正在沒法，只見地下這些丫頭婆子亂拉亂扯的時候，賈璉喘吁吁的跑進來說：「好了，好了，幸虧王爺救了我們了！」眾人正要問他，賈璉見鳳姐死在地下，哭著亂叫；又見老太太嚇壞了，也回不過氣來，更是著急。還虧了平兒將鳳姐叫醒，令人扶著。老太太也甦醒了，又哭的氣短神昏，躺在炕上，李紈再三寬慰。然後賈璉定神，將兩王恩典說明。惟恐賈母邢夫人知道賈赦被拿，又要嚇死，且暫不敢明說，只得出來照料自己屋內。一進屋門，只見箱開櫃破，物件搶得半空。此時急的兩眼直豎，淌淚發歇。聽見外頭叫，只得出來。見賈政同司員登記物件，一人報說：

柳楠壽佛一尊。柳楠觀音像一尊。佛座一件。柳楠念珠二串。金佛一堂。鍍金鏡光九件。玉佛三尊。玉壽星八仙一堂。柳楠金玉如意各二柄。古磁瓶罐七件。古玩軟片共四箱。玉缸一口。小玉缸二件。玉碗二對。玻璃大屏二架。炕屏二架。玻璃盤四件。玉盤四件。瑪瑙盤二件。淡金盤四件。金碗六對。金搶碗八個。金匙四把。銀大碗銀盤各六個。三鑲金牙箸四把。鍍金執壺二把。折盃三對。茶托二件。銀碟銀杯一百六件。黑狐皮八張。貉皮五張。黃白狐皮各四張。猓皮二張。雲狐簞子二件。海龍二張。海豹三張。虎皮六張。麻葉皮三張。獺子皮二張。絳色羊皮四張。黑羊皮六張。香鼠簞子二件。豆鼠皮二張。天鵝絨四卷。灰鼠二百六張。倭緞三度。洋呢三度。提提三度。姑絨四度。綢緞一百三卷。紗綾一百八卷。線縐三卷。羽緞羽紗各二卷。氈氈三卷。絨緞八卷。各色布三卷。皮衣一百三件。

綿夾單紗絹衣三百四□件。帶頭兒九付。銅錫等物五百餘件。鐘表□八件。朝珠九掛。珍珠□三掛。赤金首飾一百二□三件，珠寶俱全。上用黃緞迎手靠背三分。宮粧衣裙八套。脂玉圈帶二條。黃緞□二卷。潮銀七千兩。淡金一百五□二兩。錢七千五百串。

一切動用家伙及榮國賜第一一開列。房地契紙，家人文書，亦俱封裹。

賈璉在旁竊聽，不見報他的東西，心裡正在疑惑。只聞二王問道：「所抄家資，內有借券，實係盤剝，究是誰行的？政老據實纔好。」賈政聽了，跪在地下磕頭，說：「實在犯官不理家務，這些事全不知道，問犯官姪兒賈璉纔知。」賈璉連忙走上，跪下稟說：「這一箱文書既在奴才屋裡抄出來的，敢說不知道麼？只求王爺開恩。奴才叔叔並不知道的。」兩王道：「你父已經獲罪，只可併案辦理。你今認了，也是正理。如此，叫人將賈璉看守，餘俱散收宅內。政老，你須小心候旨，我們進內覆旨去了。這裡有官役看守。」說著，上轎出門。賈政等就在二門跪送。北靜王把手一伸，說：「請放心。」覺得臉上大有不忍之色。

此時賈政魂魄方定，猶是發怔。賈蘭便說：「請爺到裡頭先瞧瞧老太太去呢。」賈政聽了，疾忙起身進內。只見各門上婦女亂糟糟的，都不知要怎樣。賈政無心查問，一直到了賈母房中，只見人人淚痕滿面，王夫人寶玉等圍著賈母，寂靜無言，各各掉淚，惟有邢夫人哭作一團。因見賈政進來，都說：「好了，好了！」便告訴老太太說：「老爺仍舊好好的進來了，請老太太安心罷。」賈母奄奄一息的，微開雙目，說：「我的兒，不想還見的著你！」一聲未了，便嚎啕的哭起來。於是滿屋裡的人俱哭個不住。

賈政恐哭壞老母，即收淚說：「老太太放心罷。本來事情原不小，蒙主上天恩，兩位王爺的恩典，萬般軫恤。就是大老爺暫時拘質，等問明白了，主上還有恩典。如今家裡一些也不動了。」賈母見賈赦不在，又傷心起來，賈政再三安慰方止。

眾人俱不敢走散。獨邢夫人回至自己那邊，見門全封鎖了，丫頭老婆也鎖在幾間屋裡，無處可走，便放聲大哭起來。只得往鳳姐那邊去，見二門旁邊也上了封條，惟有屋門開著，裡頭嗚咽不絕。邢夫人進去，見鳳姐面如紙灰，合眼躺著，平兒在旁暗哭。邢夫人打量鳳姐死了，又哭起來。平兒迎上來說：「太太先別哭。奶奶纔抬回來，像是死了的。歇息了一會子，甦過來，哭了幾聲，這會子略安了安神兒。太太也請定安神兒罷。但不知老太太怎麼樣了？」

邢夫人也不答言，仍走到賈母那邊。見眼前俱是賈政的人，自己夫子被拘，媳婦病危，女兒受苦，現在身無所歸，那裡止得住悲痛？眾人勸慰，李紈等令人收拾房屋，請邢夫人暫住。王夫人撥人服侍。

賈政在外，心驚肉跳，拈鬚搓手的等候旨意。聽見外面看守軍人亂嚷道：「你到底是那一邊的？既碰在我們這裡，就記在這裡冊上，拴著他交給裡頭錦衣府的爺們。」賈政出外看時，見是焦大，便說：「怎麼跑到這裡來？」焦大見問，便號天駭地的哭道：「我天天勸這些不長進的爺們，倒拿我當作冤家！爺還不知道焦大跟著太爺受的苦嗎？今兒弄到這個田地：珍大爺蓉哥兒都叫什麼王爺拿了去了；裡頭女主人們都被什麼府裡衙役搶的披頭散髮，圈在一處空房裡；那些不成材料的狗男女都像豬狗似的攔起來了；所有的都抄出來擱著，木器釘的破爛，磁器打的粉碎。他們還要把我拴起來！我活了八九□歲，只有跟著太爺網人的，那裡有倒叫人網起來的？我說我是西府裡的，就跑出來。那些人一不依，押到這裡，不想這裡也是這麼著。我如今也不要命了，和那些人拚了罷！」說著，撞頭。眾衙役見他年老，又是兩王吩咐，不敢發狠。便說：「你老人家安靜些兒罷。這是奉旨的事，你先歇歇聽信兒。」賈政聽著，雖不理他，但是心裡刀攪一般，便道：「完了，完了！不料我們一敗塗地如此！」

正在著急聽候內信，只見薛蝌氣噓噓的跑進來說：「好容易進來了！姨父在那裡呢？」賈政道：「來的好！外頭怎麼放進來的？」薛蝌道：「我再三央及，又許他們錢，所以我纔能夠出入的。」賈政便將抄去之事告訴了他，就煩他打聽打聽，說：「別的親友，在火頭兒上也不便送信，是你就好通信了。」薛蝌道：「這裡的事，我倒想不到；那邊東府的事，我已聽見說了。」賈政道：「究竟犯什麼事？」薛蝌道：「今兒為我哥哥打聽決罪的事，在衙門裡聽見有兩位御史，風聞是珍大哥引誘世家子弟賭博，一一這一款還輕；還有一大款強占良民之妻為妾，因其不從，凌逼致死。那御史恐怕不准，還將僭們的鮑二拿去，又還拉出一個姓張的來。只怕連都察院都有不是，為的是姓張的起先告過。」賈政尚未聽完，便跺腳道：「了不得！罷了，罷了！」歎了一口氣，撲簌簌的掉下淚來。

薛蝌寬慰了幾句，即便又出去打聽，隔了半日，仍舊進來，說：「事情不好。我在刑科裡打聽，倒沒有聽見兩王覆旨的信，只聽說：李御史今早參奏平安州奉承京官，迎合上司，虐害百姓好幾大款。」賈政慌道：「那管他人的事！到底打聽我們的怎麼樣？」薛蝌道：「說是平安州就有我們，那參的京官就是大老爺，說的是包攬詞訟，所以火上澆油。就是同朝這些官府，俱藏躲不迭，誰肯送信？即如纔散的這些親友們，有各自回家去了的，也有遠遠兒的歇下打聽的。可恨那些貴本家都在路上說：『祖宗摺下的功業，弄出事來了，不知道飛到那個頭上去呢，大家也好施為施為。』」

賈政沒有聽完，復又頓足道：「都是我們大老爺忒糊塗！東府也忒不成事體！如今老太太和璉兒媳婦是死是活，還不知道呢！你再打聽去，我到老太太那邊瞧瞧。若有信，能夠早一步纔好！」正說著，聽見裡頭亂嚷出來說：「老太太不好了！」急的賈政即忙進去。

未知生死如何，下回分解。